萬壽盛典

X02606.37
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黃岡縣志卷之十七　　知黃岡縣事宛平倉昌烈編輯

藝文志

古文

議

明

上兩院南漕並徵議

芽瑞徵

本縣逋賦爲累官民俱敝在今日勢窮必變而最累者無如南糧此不及今申以畫一之令民困未有瘳也本縣原額南漕二糧正耗各計一萬一千餘石但漕糧係軍運臨兌急如

星火而南糧係民運里欠易於躭延徃例分項各徵先徵漕糧於秋刻期發兌旣漕完始徵南則南糧徵於次春矣沿襲旣久上下因循甚且捱至次冬開徵及今則歷再次春竟相去一年以今年徵本年之漕糧畢而方徵舊歲之南糧曰此例也及查各年來文原未奉有分年之例祇緣徵不趂熟年歷一年蓋秋收有米輸納甚易小民亦自鼓舞必待又一年又起一事則民心先已怠緩保歇乘機攬包巧在零湊利在遲回及至臨期虛揑無歲不重賠前事種種可爲殷鑒目下無論其他倘如十歲到卯有併編里長有漕糧里長又有南糧里長多一番保戶多一番使

費計所損民膏應已不貲矣今亟反之不若申定規則議將
漕南二糧一併追徵上倉完日先儘漕兌即行盤量南糧上
船一帆到京計日可完前此糧里今年收漕糧明年收南糧
是一役而兩年支持若併而收一年便可息肩先省一年拘
保一番脩倉一番收運踈涉便一小民先納漕糧既經一番
催收又納南糧復經一番催收兩次追呼需擾今併而完不
特一切省事且乘秋收有米時易於盡納便二在官原兩次
開徵比較顧此悞彼終日紛拏今併一番追比則頭緒亶截
且衙門先省一番往來費用便三節年南糧遲悞未論完糧
愆期即如陸續到卯頓難齊集致官無從開比若省一番拘

保歸併一年里欠自是無從躲閃遲挨便四本縣倉厰止有
一處節年漕糧先貯在厰南糧無可頓遂雇船停泊徵既不
前經年守候船戶得以通同虛報侵盜或故鑿船底以漏浥
呈累若並徵則同貯倉厰易爲稽查盤驗而無漏報侵沒之
弊依期如數押運而無掛欠拖累之虞便五節年今日漕糧
認保明日南糧認保雖經嚴禁積棍終是保歇展轉作活若
歸併則保戶漸減將來此輩不驅自除便六夫有此六便亟
宜申定前此勢難歸併則又有說蓋緣部運職名原分兩次
催收部官互異又以文至爲辭及查漕南同徵分解兼攝原
不相碻合無今後每歲屆期即將部運漕南二糧職名具文

申請總委一員董成首尾徵解庶職守專一而奠瑞盡塞南糧不至坑官累民等因申呈兩院批允如議行

上兩院夫役議　芽瑞徵

本縣水陸要衝八省紳冕之域舊例夫役臨時給價召募乃夫價除客夫力夫兩項虛抵差占外實編歲不過千四百餘金耳以四季析之每季不過三百五十金一遇銀損用夫動以數百名計募夫之價動以數十金計此等一二起便去百金矣過客取道用去百名以爲常如送黃陂每名一錢六分川百名却去一十六金矣勘合之外又出火牌本色之外復勒乾折動曰照前應付而境上委官掛號中多曲徇有避風多乘風便乃拽船夫輒用四五十名閘多至百名明知無用儘飽長行之橐者上司長損一擡用夫役三名官轎兼程間一擡用三班以上乃過客亦緣以爲例動請多加稍不如意即公堂鼓噪者年來夫價缺額一至秋冬束手無措必至挪借條編奚用語所謂鐳銖取之而泥沙用之正爲此項曾查舊時經奉明倒隔省不准應付吹手不用馬匹習舛至今勢多掣肘若非嚴禁申飭將來何所底極合無今後定爲成例凡遇使客往來水路應付船上水挽舟夫無過三十名下水隨流夫無過二十名陸路應付照轎每擡一擡止許用夫二

險改由陸路添用擡夫數十擡後遇船至用亦如之者江行多乘風便乃拽船夫輒用四五十名閘多至百名明知無用儘飽長行之橐者上司長損一擡用夫役三名官轎兼程間堂鼓噪者年來夫價缺額一至秋冬束手無措必至挪借條編奚用語所謂鐳銖取之而泥沙用之正爲此項曾查舊時經奉明倒隔省不准應付吹手不用馬匹習舛至今勢多掣肘若非嚴禁申飭將來何所底極合無今後定爲成例凡遇使客往來水路應付船上水挽舟夫無過三十名下水隨流夫無過二十名陸路應付照轎每擡一擡止許用夫二

名每轎一乘止許用夫二班吹手止用一副家屬不許多用
皂壯勘合火牌不得重支隔省武職不得濫給仍請刊示水
榜竪立通衢有仍前冒濫應付及聽折乾者查參議處庶杜
一切虛糜之弊

上兩院全書續編議

芽瑞徵

查得起派錢糧遵照全書舊額無容增減乃年來編纂未幾
陸續更定奉文加編改抵無歲蔑有漸與原編數目互異經
承人役了不問全書爲何物有今歲然而明歲不然者有當
年開徵將畢另增一項者有已起徵旋復報罷有轉詳動經
數歲忽於數歲後奉行應於數歲前加派者諸如此類未易
縷悉以致派徵無畫一宿猾乘隙賓緣或已裁省而朦朧支
給或已帖行而寬格踰時此附合之機權大啓詎侵之徑實
稿見實守道查覈有實徵册與易知單非不悉也經承人役
目爲故套臨時鹵莽了事本縣初任清查節年起徵甚有已
領足而原未經派如馬價之類比比而是總之案頭全書既
盡無據餘無足據者矣及查全書舊例十年一編布政徑委
官核定其間應增應減不無遥斷間多臆決無怪今日纂編
明日申改競有覬心示人不信且當書成之日不過頒行州
縣一册經歲以後欵目漸移束之高閣環簿實徵十造十易
賦額不清其原坐此合無今後編纂全書先期行令各該州

縣備開簡明文册何項應增何項應減何項應照舊悉心參
酌前件下務逐款明白登答彙送司道覆議必求經久可行
再三酌妥鈐發該府分給州縣取具甘結方准刊布刊布之
後大書榜示五年十年永爲遵守即中間稍有未盡須俟後
造改編唯遇大興革大災傷奉有特請不妨尾頁添刻數行
每年春令將及布政司及糧儲分守二道驗給二册一本存
驗一本發該州縣照額編派印糧官案頭時置此一書歲徵
錢糧自是了了目中吏書不得援引上下且有此一册亦不
必另造實徵即此上下責成甚爲簡徑其他驛巡等官及馬
頭鋪兵各役既知有成額亦不復萌徼幸之心呈檄條申一

切減省此實清源之說乃其難獨在初議耳本縣微舉數事
有有其名而無其實年復虛襲者如客夫抵編民壯隱占如
此類不可勝數乎有無其名而有其實勢難屬屢者如貢士
作與查奉兩院原行共額二兩非不極意節省乃年來紛紛
呈討重疊批給不下百金一州縣備用有幾此竭則挪之彼
如此類不可坐額乎有裁革太過反開無名之額者如府燈
籠夫原入全書後因減歲徵之里甲州縣脩衙舊有額派後
盡裁革一切整理無資至遇新官上任勢必小修將何措辦
如此類不可議復乎又議云查得各項錢糧一條編起徵臨
時酌量緩急支解法至善也本縣異時徵收頭緒紛如祖洛

有摘徵之陋規蓋緣催科無法每遇一項牌提莫措隨摘一項各里分抽花名若干彙爲一册發衙嚴比先足此項以濟燃眉又摘一項千枝萬派條編初意寖失即如同一里而或摘或否同一摘而或寡或多巨猾或稽逃而脫籍孱弱或額少而屢徵覆手大恣孤威分頭不勝狼顧賦役積蠹當無過此合無嚴行申飭仍請於本縣儀門外立石大書刊示不許仍踵摘徵變亂條編遺法庶幾覬覦永絶里納更生

賀逢聖對揚

實錄補牘議

逢聖等近睹禮部會議諡典一疏欲將國初不盡名賢另行補牘且云不信傳家之録不憑諛墓之文惟駿德鴻猷煌煌

國史者予之逢聖等考得原任應天府府尹張璘則載在章皇帝實録者也按實録璘字文玉湖廣黃岡人永樂中由進士擢山東布政司參政改山西宣德二年調福建考最陞應天府府尹璘聰明廉潔幹濟所至能恤民爲京尹不諳中官雖屢讒璘於上不聽未幾以病死夫章皇帝實録纂修於楊文貞士奇楊文定溥楊文敏榮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數君子之手其抑揚予奪最稱嚴謹嘗攷中間品題絶少全瑜之語京兆非有清潔真操駭歷實跡安得邀此特書諸先達非係商榷最真嘉與最切安肯録之死後二百年之定論既已久而可徵諸名卿之公許尤爲確而可據視近日之取信於碑

銘傳誌雖連篇累牘而猶費推敲者不啻星淵也倘得俯賜稽查概從補牘庶人知修脩者雖幽必闡論定者雖久不遺將諡典有光而國史亦重有光矣

國朝

漕運議

劉子壯

自古建國形勢立於西北貢賦供於東南故歲漕荆揚徐豫粟四百萬有奇致之京師以給六軍萬民其徵之民也縣令是典丞貳佐之其兌於舟也運旗爲掌衛弁宰之而又糧道督其行巡漕稽其數倉場受其成河道先期以具蓄洩所過設兵以衛其往回蓋制法若斯之備也宜若取之下而無不

足納之上而無不終其事者然而數年以來民日困於徵收之無藝而漕每虧於拖欠之漸累者何哉蓋其畧可得而言焉方其取之民也吏以差爲市輸里而飽所欲乃取一戶焉註之而此名一定則莫不破産鬻子甚且捐田廬而去之他鄉及其科糧爲兌也每歲舊額石計二斗而耗五升耳今耗乃至三斗矣是六倍於古也而又有水腳之增常規之加以至灑艙過斛點籌各項新立名目在官止收二斗之實而民間乃費一石也然而或有風水之失盜竊之患則又以責之縣官縣官又以責之民謂之賠補焉此今日之漕所以困民者也若夫兌運之慮官旗所至折縣官辱里甲以肆其需索

而及其既免有折鏹而代糧者矣有此領而彼運者矣有有
籍而無人者矣而道路之盜賣不與焉蓋自其開漕之始原
未嘗有全實之數而當事者既不能精詳本來以較勘於始
廉察者又安能頻瑣剝閱以稽查於後迨至不足而始加參
復累歲積月而倖一
恩赦此所以拖欠漸累而倉儲日虛也今欲蘇民而裕國則
莫若定輪歲之差以甲爲次而吏不得高下其手也立正耗
之額以官代兌而民不至重病於科也嚴賠補之禁而水濕
盜賣責之主者也開兌之初督糧官閱實其數而無有虛冒
督率其行而無有延捱也過淮之時巡視者逐封爲稽而多

少之必詳隨至郎行而後先之勿待也而其要尤在上官長
無責望於州縣則有司不以巡督爲累
官旗不以倉場爲累如此而漕猶有負民猶有困者未之有
也抑更有望者漕與屯相表裏者也誠能興屯田開水利則
西北將實而漕可稍省東南之民力於是乎亦大甦矣

于成龍

籌江淤地畝糧議

清查田畝一案屬係國計民生既防欺隱又免包賠誠於目
前籌餉之中爲久遠善後之圖煌煌
天語培養根本積累功德豈微識淺謀所可幾及也成龍自
奉親文之檄查算黃屬田畝咸遵部頒全書起科原無缺額

可省行文滋擾厲民惟爲國用計止有衙所地畝荒熟未清
江湖崩淤小民爭訟似應清丈認課者也咸龍准蘄衛請丈
出首蘆地報明前往而該衛已經查確出具印結申報毋容
再丈若夫淤地一項臨江舖與洲民相爭松楊舖與屯軍相
爭屢懇丈立界限又羅湖洲李家嶺首報新淤三十五頃咸
龍親赴鴨蛋洲踏看除久淤已種熟者將新報之弓口畝數
與老册對查內有溢額者照畝認納蘆課此無容議惟相爭
之地界尚在盈盈一水中先將竹纜量定丈數兩家駕船水
面插竹水底各立界限咸龍均平分之鴨蛋洲量定四十九
弓臨江舖自認一百三十二弓此地江流在上並草場白沙

之無跡不知相爭之意爲何也咸龍細加採訪據洲民霍雲
從稱臨江舖界內占去伊今年麥地蓋以九十月之交水涸
地出種麥至來年三四月間收麥在江水湧流如此之地似
可免議留百姓以有餘無如各願認課永爲已業祈免後來
之葛藤松楊舖與屯地亦同此類至羅湖洲李家嶺據報三
十五頃又報一十五頃係互控黃岡縣憲衆處明立約今丈
明願承蘆課但西江之水雖淤而東江之水已崩似非永業
將來包賠之苦在所不免但不認課則承業者終不安心旁
觀者難禁指摘成龍仰體德意凡一切已崩者可否將新淤
補還准賜印照以杜衆議庶可免賠已崩之糧而又認新淤

之課也又有葉家洲係大江流水溢入有淤無崩似可承課
又查蘆政淤地五年一丈自康熙二年丈後迄今十有餘年
催該奉行丈定似可免將來部差之煩又有陽邏等處湖渣
清水曰湖止水曰汊載蘇鐵乾魚正供長江流水業甲納府
鈔正供江水崩淤不常凡有新淤水塗應歸長江業甲無如
湖課業甲與兩岸居民每多私占取魚亦爭請丈且有舉首
隱沒湖墻淤地成龍因案牘積久回府料理伏乞憲裁可否
至於清查爲州縣職所當然但成龍在蘄丈洲曰覩州縣在
烈日之中步行查丈揮汗如雨面顏赬黑爲國忠心不憚勞
瘁紀錄加級郎陞固屬酬庸之恩典然或邀一時之功名貽

日後官民之苦累此成龍本心所不安也

條陳徐藩憲修志議

伏惟

聖天子萬國同文大憲臺三楚敷命奉
詔令而纂修通志徵材藝而開局棘闈洵
熙朝之盛事曠代之希逢某濱末學崎嶇散材欣逢徵命
仰接清塵叨咨訪之維殷已劻蕘之先獻不盡鄙意敢
冀鈞裁謹條其目於左
一曰慎總裁以專委任衣必有領領挈則衣振網必有綱
綱舉斯目張故三軍受命於元戎而六官總成於冢宰

王道明　雙崎

明乎權有攸屬而職有專司也志書之爲例甚繁倘中
之人員不一欲定規模以從事莫先總理之得人荆公
私議蘇文只緣意見各出盈川恥居王後總由才誠相
當非品第素高則物望難服必文行俱美斯筆削可操
惟執事謙衷飲物如姬公多藝而驕吝兩忘善氣迎人
如其聘彼鄰封必求道重一時不但學儲四庫即或採
茲楚地亦須德高八郡又能才擅三長然後鍾繇閣筆
於王粲君苗服膺於陸機也

二日量才學以分職事夫鼎商彝非不寶貴也過其時或
無所用宋斤魯削洵可珍重矣遷其地弗能爲良故帝
世五臣工虞不侵水火之職孔門十哲言語不隸政事
之科人各有能有不能才各有用有不用也修志人員
得自徵聘其採之也各舉所知其應之者唯命是聽時
叙事疇斷制彼此不必相兼或古潦或高華體裁烏能
一致惟是分厥職事量乃材能如令狐芬作周書政務
採之蘇綽清言採之牛宏要自各見一斑若歐陽修纂
唐史百官撰於堯臣五行撰於義叟不妨兼收衆美惟
隨材而器使期相與以有成將見其始也如百工居肆

分則專專則精其成也如千腋爲裘合斯備斯美矣

三日蒐遺書以備稽考周監二代傷杞宋之無徵禮闕冬官因簡編之散佚故蘭臺石室寶片紙如球圖天祿石渠拾遺文於灰燼其傳之者精由收之者備也楚北志書以八郡爲分地八郡私乘以各屬爲權輿無事遠徵即言黃郡郡志自太守蘇良嗣手爲蒐輯後則闕有間矣縣志自邑令茅瑞徵重加纂修前之存者僅焉李公彥瑁續蘇之舊書成身沒其遺藁挈之西歸董子元俊繼茅之遺文煩未梓並前板付之南正他郡別屬雖不盡然文散獻凋大都類此惟收遺補缺購求之切若河間自瑗册瑤函收集之多同汲冢連昌舊事豈無故老能傳秦火餘灰自有伏生緝記後先並採同異兼收然後去謬删繁萃純白於册府磨光刮垢發綺麗於塵封作三楚之成書爲一統之底本是所願也詎不美哉

四曰廣採訪以宣幽滯山川風土班史合朱劉爲一書紀物較藝文更難蓋藝文所載不出詩賦歌文而人物之編尤重忠孝節烈時當鼎革之際舍生取義忌諱偏多處人骨月之間殺身成仁嫌疑莫辨江濱城畔誰弔忠魂矧夫滄桑忽易事漸不傳子孫

式徵力難自達雖題請之疏靡歲不申而節孝之行所
遺過半願借仁君之巨筆發茲潛德之幽光不費帑金
東海之行不朽但濡楮墨西山之操永傳此風俗所以
長醇而人心於焉復古也故前已言之切切茲復更爲
惓惓

五日嚴考課以責成功處裒脫潁志士以之自伸並駕登
先才人於焉共奮故歐薛各修五代史長短聿分韋劉
共著舊唐書煩簡互見況夫文不一手職各有司苟非
考核維嚴必致優絀莫辨志書大綱領之總裁分纂寄
之衆手發凡起例不免技盡雕蟲比事屬辭豈曰才皆

倚馬應準日省月試之法以定饔廩稱事之規如其次
第敷陳長於體要參互考訂得其指歸敏若袁宏速如
子野即當奬以優格薦之當途如或考古既乏其實立
言或無其學專家有愧分校弗勝即使數牙籤於甲乙
彙部帙於丙丁自是用無求備之心不失教其不能之
意如是將見敏拙立分惰勤立辨局無冗食之員志有
立成之日矣

六曰寬時日以求精研據案制書世推阮瑀當食草奏古
重禰衡公權七步而成三詩劉敞一揮而就九詔此皆
得之天才未可強以人力至於濡墨腐毫相如取多而

用博輟翰驚夔揚雄思苦而詞艱張衡賦兩京十年左思作三都一紀必遲歲月乃構鴻篇然則著作之遲速不可概繩而纂修之工程豈能預刻乎修志義主尊王立言事同作史傳疑傳信必罔畧以求詳大書特書在別微而辨似考於古錯之綜之參之伍之不可以不謹也証於今討焉論焉修焉飾焉何敢以或苟乎惟嚴其課而寬其期毋刻日以考成俾擇之精而語之詳得備稽而切究則子野之拾遺稡川之雜記可以兼收蔚宗之斐曄承祚之高簡無難媲美矣

黃州應疏河道議

周凱芸皐

黃州一重鎮也府治屬焉隸州一縣七自縣而府而道居之一副將鎮之宜其民物殷阜市廛繁盛余下車之始見山川清遠城郭完好人民秀美心頗樂之既而環視城中街衢湫隘綽楔頹唐市無珍異無宿儲民隸於兵者半隸於官者半士多寒素絶少富商大戶廉得四鄉屬邑亦起落不常心竊異之乃詢薦紳而得其故僉曰河道不疏故也赤壁下舊有河自西北鄢家水口引大江之流入王家湖磯窩湖出觀瀾橋南入塔溝東南歸羅星湖由下巴河仍入於江繞城如帶俗呼玉帶河爲形家言者所稱當時郡屬富盛甲科赫奕大艑小艘檝泊城下自鄢家水口塞僅資湖水其流遂微河亦

遂失赤壁屹然陸地商旅不通富家大姓難於持久嘉慶丁
丑太守吳公之勳曾疏之工未半遷去事遂已吳公以磯窩
湖之水倒出楓香橋有損地脈塞之而觀瀾橋以下未及通
暢夏秋湖水泛溢居民私開溝洫二道以洩水水斜出於江
不入河而河愈塞其故道猶存也余曰誠如是官斯者之
責也乃尋故道究其源委父老悉其利弊者白余曰自河之
塞不利可數江水不入湖水不蓄旱潦無以資灌溉舟楫不
通商旅不至貨財無以爲利賴江環如帶包我萬姓失其形
勝累千鉅萬之富家今且如懸磬矣連甍接第之科甲今寥
寥數人矣匪惟吾民官亦不利凡我父母爲賢爲惠僕指詘

之匪病卽憂速去其位此黃之人所痛惜者也然而民有是
心非官不行民有其力非官不率侵河之旁視若已有備私
其私惟官釐焉所需鉅萬敢費官錢富家大族惟官勸焉一
城之利一郡之觀易於樂成難於圖始惟官倡焉良莠不齊
實賴賢智所見惟同所志或異惟官擇焉余曰誠如是官
斯土者所宜急也歸而稽之志載按之圖說將作書告勸諭
斯民適奉檄往來漢上未及奉行丁太淑人憂去官於是蕭
之薦紳父老具楮帛弔於吾母之前且言曰使君之志知不
及行也願書其事以貽後人余昏眊罔知所云聞斯言感且
媿涕泗涔涔下曰敢不如教謹就所知而書其略按志環城

舊有河者也鄢家水口爲引江入河之要地高阜居上游宜深濬者五六里面寬若干丈底寬若干丈深若干丈使達於湖爲費較鉅湖水無源易於消涸非引於江水不足以濟舟楫王家湖磯窩湖之間爲易家隄宜寬深若干丈自湖以下至觀瀾橋河道顯然宜寬深若干丈爲力尚易塔溝之河僅存一線宜倍其深廣以爲宣洩之路自羅星湖達於巴河本有河宜疏濬之計長若干里需金錢一萬有奇宜填塞者私開溝路二道使水不得旁出宜預謀者廣集資費以支所用使工不致中輟侵佔爲田者清釐之不遵者懲儆之宜加寬廣而非侵佔者勸令割助之商富家大姓好言曉諭倒載疏水道捐銀三百兩以上次第獎勵給匾額頂戴可以申請爲勸工宜自下而上毋壅滯毋畏難毋避怨毋見小利毋任私人庶幾一勞永逸而爲黃州一大利也或曰引入河恐秋水汎泛淹沒民田則告之曰不疏河則秋汎亦汪洋無涘也惟水落後宜時其疏濬或謂民久爲業奪之恐不便則告之曰糧有額可稽利百捐一爾所侵佔毋自貽悔夫物會之遷移非人力所能強而因時制宜亦有心者宜力爲之謀吾知官斯土者必有憫斯民計利弊而與吳公有同心者尤願黃之薦紳父老有力之家共相協成

道光七年十一月記